



一起阅读吧

5月22日下午,在台州市图书馆一楼读者沙龙室,一场市民书友会吸引了20多位爱书者。主持人是椒江区作家协会理事、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张亚妮,她分享了苏童中篇小说《妻妾成群》的阅读感受,从故事梗概、女学生颂莲的形象、其他女性的形象、男性的形象、小说中的女性语言、女性悲剧根源、由《妻妾成群》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改编对比七个方面入手,带着大家进入小说的世界。现场交流精彩,书友也纷纷表示。现摘录片段供大家赏析。



主持人张亚妮

为什么分享这部小说

许多东北作家、西北作家,可能知名度非常高,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身为南方的读者,我对江南的作家非常感兴趣,比如汪曾祺、苏童、毕飞宇,还有我们台州的钱国丹等等。

《妻妾成群》是江苏作家苏童知名的作品,我十分喜欢,大学时就读过多遍。女性群体的形象通过男性作家精心塑造还是比较少的,苏童在社会与文学的转型期开了一扇窗子,也就是说苏童在诸多的主流事件中抓住了“非主流”的东西——女性形象的表达与女性世界的营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其女性情结引导下的女性形象创作与理念表达。

苏童在思考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社会地位时,也运用了这种独特的思考方式。

他说:“如果要问,到底是什么损害她们,就可以说是男权社会、国家机器或者传统文化。然而在大家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常常忽略了女性对自身的损害,在很多时候她们会有作茧自缚的选择。”

这种女性观在苏童的作品中得到一以贯之的体现,《妻妾成群》是其中一个典范文本,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他笔下的女主角颂莲,我每次阅读,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常读常新。

一部《妻妾成群》,一口深深的井

从文学到影片,书友会都在聊什么

本报记者单露娟记录/摄

从女性视角解读它(摘录)

《妻妾成群》所描绘的时代背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正是大力倡导妇女解放的一个时期。颂莲是全篇中唯一上过一年大学,穿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她沐浴过“五四”新风,也秉承了“新女性”的单纯、敏感和对生活理想的追求。

从小说开头对颂莲出场和她刚到陈府时的一些细节描写中,可以看出她当时单纯天真的模样:“那一年颂莲留着齐耳的短发,用一条天蓝色的缎带箍住,她的脸是圆周的,不施脂粉,但显得有点苍白。”颂莲刚入陈家时清新秀丽的模样跃然纸上,“她抬起胳膊擦着脸上的汗,仆人们注意到她擦汗不是用手帕而是用衣袖,这一点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的颂莲显然没有一丝太太的架势,自然朴实的动作使其邻家女孩的形象楚楚动人。

不过,颂莲性格中本来也有势利、功利、现实的一面。其父生意失败自杀身亡,导致家境败落,颂莲也因此中断了学业。当继母让其选择“做工”或“嫁人”时,颂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结婚“嫁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来算不上是什么稀奇之事,然而颂莲所选择的不是为人“妻”而是为人“妾”,颂莲不是“在父亡家贫继母厌恶的困境中被迫嫁给陈家的”,而是在考量了自身“商人门第、接受过高等教育又年轻貌美”等条件后,以此作为资本精明地选择嫁给一个有钱人做小,想通过这样的途径继续衣食无忧地生活。

这种试图通过男人来实现自我价值的物欲追求,一方面揭示出所谓“新女性”刻骨铭心的传统本能,另一方面又揭示了所谓“新女性”巧妙装饰的虚假秉性——颂莲嫁与陈佐千以求从封建大家族中分得一杯羹的“务实”举措,直接决定了“新女性”注定要依附男人并屈从于男人的悲剧命运。

对于颂莲而言,“女学生”与“新教育”这些伪装假象,都无法遮掩其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当发现了丫鬟雁儿在一张草纸上画她的样子弄成纸团扔在马桶里诅咒她时,颂莲立刻把那张草纸捞起来,往雁儿的脸上摔过去,惩罚雁儿吃下草纸时说:“你也别怨我狠,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书上说的,不会有错。”颂莲丝毫没有运用其本该有的新气息来怜悯女人终究是传统礼教的牺牲品,是封建文化的“玩物”,反而利用自己的“太太”身份,让雁儿惨死。

在这里,颂莲由令人同情的受害者变成了血淋淋的施暴者,这一现实也引起了对“五四”女性自我解放运动实际效果的深刻反思。“新女性”与“旧传统”之间的和谐共处,一下子便揭穿了她的“形”“神”旧的真实面目。

小说中这样的例子处处都是。比如从嫁入陈府的第一天起,颂莲就已经充分暴露出阴险自私的占有欲望。当丫鬟雁儿问到了她的身份时,颂莲不无蔑视地说:“我是谁?你们迟早要知道的。”年轻气盛的“四太太”颂莲,仗仗着自己年轻貌美且有文化的优势条件,一直都在试图征服陈佐千从而实现自己“偏房”转正的最终目的,所以她经常撒娇地询问陈佐千“我们四个,你最喜欢谁?”年轻有文化使她底气十足地藐视对手,“她们算什么,我才不在乎她们呢!”可是面对陈佐千驾轻就熟的平衡术,她又显得孤芳自赏缺乏自信。

综合分析颂莲的性格,我们可以发现,颂莲一开始是具备现代女性的积极和刚强的,但是进入陈府生活之后,面对着陈府压抑的生活,逐渐形成了孤独和感伤的性格,并且一度放纵,希望能够以此反抗腐朽的陈府和男权价值观。最后颂莲面对强势的男权伦理话语,只能顺应自己性格当中的软弱之处,选择了屈服以及妥协。无疑,颂莲的性格特征和发展轨迹,体现了封建时代大部分女性的共性。

再说小说和改编电影的不同之处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妻妾成群》,两者各有特色,但还是小说《妻妾成群》略胜一筹。

先来看看影片的处理方式。老爷这个人,原著是正面出现的,而且有相当大的指引功能。但是影片处理后由一个大管家代替了老爷做引荐人的作用,老爷的正面形象影片里没有,只有他威严的声音。这样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合理的,算是亮点,因为老爷本来就是封建家族的发言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而是一个独断专制的人,所以他的发言就是他的象征。

影片把雁儿和颂莲的斗争做了一些改动。有合理也有不合理。原著中雁儿吃草纸那段既惊心动魄又恶心,影片改为烧雁儿的灯,我觉得似乎改得弱了些。但是影片把雁儿彻底变为二太太卓云的走狗,这是合乎逻辑的。一方面,表现雁儿的异想天开;另一方面,其实也可以说明卓云的外慈内狠,封建家族的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影片有一个细节很精致,就是雁儿闭着眼睛把脚放在凳子上“享受”的场景,其实这是她的想象和渴望。这大概可以解释雁儿这么恨颂莲的原因。雁儿的悲剧性体现在对太太之位(即名正言顺)的渴望,她妄想着满足老爷就能得到这个名分,可悲的是当局者迷,她完全没有了解到有了这个名分将带她走入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梅珊的死。原著是卓云守株待兔,恶整梅珊。影片改为颂莲酒后失言,不小心吐露梅珊私通的消息,导致卓云前去捉奸。这样的处理有利有弊。利在于假如是颂莲酒后失言,她内心是善良的,而且后期和梅珊关系改善,所以她没有害梅珊的心,但这样一不小心泄露后直接导致了梅珊的死亡,颂莲的精神承受不住,既有对封建家庭吃人不吐骨头的恐惧,又有自己害死一条命的内疚和痛苦,她变疯就将是必然的。还有一个作用——梅珊的相好高先生揭露颂莲假怀孕,所以在下人和外人看来,颂莲有作案的动机。环境舆论的压力也是促使她疯癫的一个要素。

颂莲的假怀孕事件,说实话,这个处理让人不好接受。因为颂莲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读过大学的。她会想到用一个假怀孕来争宠,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即使想到用这一招,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比如和医生通过气,顾好自己的衣裤等。颂莲在影片中的表现很幼稚。

关于影片“死人屋”和小说“井”的问题。在陈家历代的规矩中,女人偷汉的下场如何?影片是送死人屋吊死,小说是被人投井溺死。这两种死的方式都很残忍,但是就中国传统意象来考虑的话,我倾向于小说“投于井”的方式。似乎从封建社会开始,古井就承载了许多怨恨,而这些怨气又深深集于女性的身影,也不知是从何时开始,古井、女人、怨魂就站在了一条线上。《妻妾成群》里的井,井内幽暗且寒冷,井台上爬满青苔。颂莲被这口井纠缠了一辈子,井中的世界对她来说是个黑色的诱惑,她想将它看清楚以便自己不再莫名其妙地恐惧,可是她却永远也不敢靠近,走不出那口井的阴影。所以她那么好奇,一遍遍询问关于井和上代女眷死亡的问题,最后她疯了。内心深处对井的恐惧让她无法逃脱,她只好在井边不停地转圈,一边转一边说:“我不下去,我不下去。”井比死人屋更有摧残女性性神的威慑力。

掌灯、捶脚在原著中是没有的,这是导演张艺谋为了突出封建压抑的氛围自己加上的“祖上规定”,所以可以看出影片侧重讲权,包括仪式、规矩、礼法等。而小说天差地别。

作者远祖曾任清朝翰林。在中国有“为官三代方知穿衣吃饭”的说法。官宦人家的“移居气,养移体”就是他们的素质教育之一,而养则自然是指饮食之道。

除了“家学渊源”之外,王敦煌小时候家里还有两个吃主儿——王爷爷和张奶奶。他们出身八旗,虽家道中落,但都曾经锦衣美食,生活奢华。父亲王世襄再加上他们俩,家中有三个吃主儿围绕,难怪王敦煌从小就爱去外面饭店吃饭,去哪儿都不如在家随便吃点什么,不比那几个菜好吃!

吃主儿的三个“会”,首先得从菜市场开始。出身豪门又曾是贵族的张奶奶负责家里的买菜,她对买菜的标准是“只要她看得上,就应该买”。因此也常常造成预算超支,但是张奶奶有自己的“格局”,“对不上账了,自己掏腰包给补上,自己受损失不要紧,哪儿能办那丢人的事啊”。有了这样一位在前头把关的帮手,王世襄这个大厨后头就少了好多麻烦。

王家有“拜三会”的传统。这是一种特殊的宴客形式,一般是十人以内的定期聚会,轮流做东。做东者要么先去预订菜馆,要么在自己家中由家厨主勺。在后期,王家的“拜三会”主厨由外聘厨师改成了张奶奶和王世襄主理。

家宴是最高级的待客之道,因其准备工作繁重无比。单从高汤来说一下吧。高汤有多种,用猪排骨和母鸡熬的汤被称为“二汤”,为张奶奶和

说,给人的感觉侧重讲“性”。女人的生理和精神世界双重需求都得不到满足。

再看影片的服饰色彩处理。太太太疏如已经是风烛残年没有丝毫女性魅力了,用颂莲的话讲,就是“她有一百岁了吧”,暗色调符合她渐渐压抑的情感和枯萎的生命。二太太的着装中规中矩。三太太则明艳动人,房间的装置也是色彩鲜明,符合她美丽风骚的特征。颂莲的着装由起初的月白色上衣配黑色裙透着素雅与高傲,到进入陈府学会斗争后,开始艳起来以红色为主,最后疯了,于是返璞归真,退回学生时代的着装。

总的来说,小说因为是文字描写,读者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影片则强化了音乐和色彩对人的视听冲击力。

书友说

莞莞(微信名):颂莲接受了新式教育,但骨子里还是封建的。她失去父亲庇护都不想脱离现有的阶级,即便去做妾,见太太太疏如,当她看着疏如肥胖的身体伏在潮湿的地板上捡断线的佛珠时竟捂着嘴笑,且出门就对陈佐千说:“她有一百岁了吧,这老老?”由此可以看出颂莲是个随意取笑、尊己卑人、缺乏共情力的人。一个单纯的学生,少时母亲的缺位,加上父亲去世,精神世界应该垮了大半,如果后面没有出现过挽救她的人或事,悲剧的来临也是早一刻或晚一刻的事。

紫衣(微信名):小说的基调非常压抑,也许是接触过现在影视作品太多类似宫斗的剧情,对情节有点厌倦不怪,没有想象中的惊喜。和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比较,我反而觉得电影更加艺术化,那个年代能拍出这样的电影给我的震撼大一些。电影中红色的灯笼、巩俐的白色衣服,还有老爷一直是虚化的影像,都让我印象深刻。

暮归(微信名):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我觉得巩俐饰演的颂莲太冷漠,甚至骄傲到有些愚蠢,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笑脸。可她有什么资本装模作样呢!她就是被母亲卖来这儿的,无依无靠,只有讨好老爷才能过得好好。书中的颂莲不一样,她有自己的一小算盘,会让人眼前一亮,能拿捏住老爷,让他宠她。我认为书中的颂莲有很强的共情能力,所以人家告诉她井里死过人,她会觉得那井开鬼气森森,在长时间强压下再看到梅珊被投井,终于神经崩溃疯了,也是可以理解。

王世襄所嫌弃。以前的饭店里常备的高汤是清汤和奶汤。吊清汤得先用鸡、鸭各一只,加猪肘子、猪骨花一天时间熬成原汤,然后晾凉,再分别用“红俏”(鸡腿肉茸)和“白俏”(鸡脯肉茸),分次加入要开不开的原汤,等汤中的杂质被裹入“红俏”和“白俏”中后,用漏勺捞出,滤干净、撇去浮油,剩下的就是清高汤。一份清高汤的制作起码要一天以上,制作高汤的深桶高要有的一人高。川菜名菜“开水白菜”就是用清高汤慢慢煮熟白菜心而制成,因其谦虚地自称“开水”,常常被不明所以的人误解,以为是白开水煮白菜。

当然清高汤并不是高汤中最高级的,最高级的是孔府家宴中用的“三套汤”,当然制作就更加复杂了。在这样的环境里,王世襄对吃的要求之高可见一斑,所以不少人以为,王世襄是“割不正不食”之流。但还有一则逸闻可以看出王世襄全面的饮食观。

1973年,王世襄从湖北干校回到北京,在当时让他注意“影响”的前提下,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髹饰录解》的修订上面。为了完成这部著作,王世襄在两年的时间里都是以速冻饺子果腹。有人问他,一个极重口腹之欲的美食家,为何能长期忍受这种速冻食品?他回答了六个字:会讲究,能将就。

我想,这六个字在美食上的解释应该是,能在高级饭店品评得了八大菜系,也能在路边小摊啃得下馒头。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儒林人物

东江河 / 文

乐极生悲的范老太

范老太是范进的妈妈,范进就是中学课本里那篇著名的《范进中举》里的范进。

范进寒窗苦读数十年,五十四岁中举,一朝闻喜讯,高兴得发狂发疯。范进为什么如此兴奋?因为寒门学子,通过科举考试,是他们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一旦中举,就有了仕途上任职、晋升、飞黄腾达的机会,从此改变破衣烂衫、受饥挨饿、穷困潦倒、被人鄙视的命运。

事实确实如此,范进中举前,连老丈人胡屠户都看不起他,说他长得尖嘴猴腮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范进想借几个上城里赶考的盘缠,也被骂得狗血淋头。中举后,胡屠户立马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范进“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前贬后扬,说得一点也不脸红。

范进被老丈人一掌拍醒,疯病也好了,前脚刚回到家,后脚就有城里张府的张老爷来拜访。不仅与范进称兄道弟,还送钱送豪宅。接着,又有许多人来巴结奉承,有送田地的,有送房屋店面的,有自动上门做奴婢、丫鬟的。不出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成群,钱粮无数,搬进张乡绅送的豪宅,富丽堂皇。

突然而降的富贵生活,让范进的老娘范老太太,一时间心花怒放,心醉神迷,高兴得不得了,禁不住哈哈大笑。所谓“乐极生悲”,范老太一声大笑,一跤往后跌倒,一口痰涌上来,堵住呼吸,加上后脑着地,颅脑受伤出血,竟然不治,一命呜呼了!

范家,先有范进中举喜极而疯,后有范进老妈因儿子中举一夜暴喜极而亡。这两个案例,先抛开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家家庭的毒害不谈,因为整部《儒林外史》都是抨击科举制度的,就范老太的案例,说说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教训吧。

范进中举时已经五十四岁,那他母亲范老太的岁数应该在七十岁左右,在那个年代,七十岁已经算是高寿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嘛。

范老太将进抚养长大,没少操持。范进从二十岁开始应考,一心扑在读书上,不懂劳作,不事生产,全靠父母维持生计,因此范家一直贫困。晚年的范老太,其夫应该是亡故在先的,可想而知其更加辛劳。带着盼望儿子中举的希望,范老太活到了古稀之年,却因一日富贵,猝然而死。

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话本是针对治国理政者说的,是大道理,可也适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忧愁患难能使人奋进,努力工作去改变现状,从而保持一种高昂的活力,也就使身体机能智力得以充分发挥,精神和体能都处于健康的状态。而安于享乐者,整日处于物质享受中,满脑肥肠,四肢不勤,以至于懒惰怠废,精神萎靡,身体机能则渐渐衰弱下去。这种衰弱对于老年人,则是不可恢复,难以逆转的。

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这话对于老年人,胜过一剂良药,一帖膏方。人老退休,吃用不愁,生活有保障,理应享受生活,但保持适度的生产生活劳动,是永葆健康活力、延缓衰老的最佳良方。

对于老年人而言,除了身体健康,精神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范老太乐极而亡的悲剧,启示我们,特别是老年人,要学淡荣辱、功名利禄。生命是第一位的,活着,才能享受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享受儿女的成功和喜悦;死了,一切都是浮云,都成转头空。

老年人如何老而健地活着?这就要做到心态平,动作轻,欲望寡,不能大喜大悲。老年人生理机能退化,手脚老化,心血管硬化,忽喜忽悲,大喜大悲,容易诱发心肌梗死、脑中风等症,猝死是常有的事。太高兴而手舞足蹈,跌倒致颅脑受伤,也是常有的事。大喜大悲,真是老年人的大敌啊!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老范家的圣人范仲淹先生这句至理名言,于官场人士适用,于平民百姓照样适用。可惜,范进进了祖先遗训,范老太也忘了,悲剧则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好读

会讲究 能将就

读王敦煌《吃主儿》



蒋晞文/摄

我想这六个字在美食上的解释应该是在路边小摊啃得下馒头,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